



[英] 萨克雷 (Thackeray, W.M.) 著 齐夫 译

名利场

MINGLICHANG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



[英] 萨克雷 (Thackeray, W.M.) 著 齐夫 译

名利场

MINGLICHANG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名利场/(英)萨克雷(Thackeray, W. M.)著;齐夫译. —乌鲁木齐: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 2012. 5

ISBN 978—7—5469—2392—5

I. ①名… II. ①萨…②齐… III. ①长篇小说—英国—近代
IV. ①I561. 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79901 号

名利场

著 者 (英)萨克雷(Thackeray, W. M.)

译 者 齐 夫

责任编辑 程双双

出 版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

(乌鲁木齐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科技园路 7 号 830011)

发 行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华晨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00mm×1000mm 1/16

印 张 42

字 数 648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69—2392—5

定 价 83.80 元(全三册)

第二十五章 大伙儿准备离开布拉依顿

在航船旅社都宾见到了女眷们，他装出一副愉快活泼的样子，这足以证明这位年轻的军官在一天天成为更加圆滑的伪君子。他总是把心中秘密的感情尽力地隐藏起来。首先是因为看到乔治·奥斯本太太处在一个新的社会地位上，让他感到有些不习惯，其次他又非常忧惧自己带来了令人消沉的消息，因为，如此一来对她产生影响就难免了。

“乔治，以我的观点，”他说，“法国皇帝在三个星期之内，就会动用他们的骑兵步兵，凶猛地进攻我们。这会给公爵带来很大的麻烦呢。这一仗打起来，就会让上一次在半岛上发生的事情显得就像小孩子的游戏似的。但是你应该知道，你没有必要这样对奥斯本太太说。也许根本就不会发生战争，我们所要做的事情仅仅是对比利时进行军事战领而已。许多人这样认为。布鲁塞尔还是被那些英俊的男士和时髦女人们挤得满满的。”所以他们一致认为要把英国军队在比利时的任务说得轻松一些，不让爱米丽亚担心。

这个秘密的计划商定好以后，那个伪善的都宾向乔治太太行礼时看起来就完全是一副快乐的样子了，鉴于她那特殊的新娘身份，他还试图说上一两句恭维话。那些恭维的话，不用怀疑是非常笨拙的，而且让人听起来在里面有一种悲伤的情绪。然后他又对她谈起有关布拉依顿的情形，讲起海边的空气，讲起那里欢乐的气氛，沿途那些漂亮的景色，闪电号的马车有什么样的优点。他所讲的这一切都是爱米丽亚难以理解的，对利蓓加来说那则是非常有趣的，她正观察着上尉，事实上她对走到她身边来的每一个人都要进行一番仔细的观察。

那个小爱米丽亚对她丈夫的朋友——都宾上尉给予了相当低的评价。他咬着舌儿说话，是一个毫不起眼的人，而且有着特别平常的相貌，另外他的一举一动又是极度的笨拙，一点都不优雅。她喜欢他是因为他对她的丈夫十分忠诚，事实上那也只能算是一点点优点，因为她认为，乔治是那样的慷慨

大方，他对他的所有的军官兄弟们都非常宽厚仁慈。

有很多次，乔治把都宾咬着舌头说话的情形及他那令人看起来不舒服的举止对她进行一番模仿。但是说句公道话，对于朋友优秀的品质，他总是大加赞扬。在爱米那段志得意满的日子里，她根本没把老实的都宾放在眼里。他也非常清楚她对自己的看法，却仍然非常谦恭地对她的那些看法勉强接受了。后来，她对都宾有了更深刻的了解，于是她对他的那些看法也就改变了，但是那却是很久以后的事。

至于利蓓加，都宾上尉陪着太太们的时间还不到两小时，她就完全看出了他的秘密。她不喜欢他，对他还有些害怕，而且他一点都不具有她所喜爱的那种品质。都宾那样的老实，利蓓加所有的花招，那些谄媚的话，对他丝毫都产生不了影响。他对利蓓加也自然而然地产生排斥心理，总是一看到她就从她的身边逃开。另外利蓓加在妒忌这个问题上并不比她的同性们好到哪里去，她特别不喜欢他，还因为他是爱米丽亚的爱慕者。然而在表面上她对他还表现得极其尊敬，而且非常诚恳。作为奥斯本夫妇的朋友，作为她恩人们的朋友，她发誓说她会永远真诚地爱他。两位太太在晚饭前去换衣服的时候，利蓓加顽皮地对爱米丽亚说，她清楚地记得那天晚上都宾在游乐场里的表现，她还拿他开一些小玩笑。罗登·克劳莱几乎没把都宾看在眼里，他把他看成是一个善良却无能的人，没有见过世面的城市人。乔斯在他的面前也是倚老卖老，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架子。

乔治跟在都宾后面走进都宾的房间，这时只有他们两个人待在那里，都宾从小书桌里面取出受奥斯本先生之托转交给儿子的信。“这不是爸爸的笔迹呀。”乔治说着，看起来相当惊慌。那确实不是他爸爸的笔迹。那封信出自奥斯本先生的法律顾问之手，下面就是那封信的内容：

一八一五年五月十七日贝德福街

先生：

我受奥斯本先生委托通知你，他坚持他以前向你表达过的决心。你感到非常满足的那项婚约，现在所导致的结果是，从此以后，奥斯本先生不再把你当做这个家庭的一个成员。这项决定是决定性的，是不能取消的。

由于你最近几年的花费过于慷慨，再加上你成年以前的各项花费，总数已经远远超过您名下的应得财产（你母亲的财产分为三部分，已故的奥斯本太太决定，在她死后把她的遗产平分给吉恩·奥斯本小姐、玛丽亚·弗兰茜斯·奥斯本小姐和您）。但是，我受奥斯本先生的指示宣布，他放弃对你的债权，特意提出奥斯本太太的遗产六千镑中你应该得到的三分之一，共两千镑

(如果存银行, 每年可得利息四厘), 这些款项可以由你自己来领取, 或者请你的代理人来替你领取。

施·喜格思谨上

附言——奥斯本先生特别嘱咐我说, 他拒绝接受所有的口信, 信件, 关于这件事的信件, 或者其他有关的信件。

“你用了多么巧妙的方法来安排这件事!” 乔治说着, 野蛮地看着威廉·都宾, “看这儿, 都宾!” 他把父亲的信扔到都宾面前, 继续说: “一个乞丐, 被弄成了一个乞丐, 这一切都是因为——因为我太感情用事了。为什么我们不能再等一些时候结婚呢? 也可能在打仗的时候, 一个子弹正打中了我呢? 这总是有可能的, 作为一个乞丐的寡妇, 爱米被留下来又有什么好处呢? 这一切都是你造成的。你永远都不会罢休, 一直到你弄得我结了婚, 被毁了才心满意足。两千镑让我们怎样维持生活? 这样一个数目, 我还不能维持两年呢。从我到这里以来, 在玩纸牌打弹子方面, 我已经输给克劳莱一百四十镑了。你真是一个处理事情的能手, 哼!”

“不可否认, 这种情况令人非常为难,” 都宾读完了信, 毫无表情地回答道, “的确, 就像你说的那样, 这件事情有一部分是我的责任。不过那儿有很多人, 他们很乐意和你换换呢。”他露出一丝痛苦的笑容, 补充说道: “你认为, 在联队里有多少个上尉有两千镑? 现在你必须靠你的军饷过活, 一直到你的父亲变得对你宽厚温和一些。如果你死了, 你就会留给你太太一年一百镑的收入。”

“你如何能想象得出, 像我这样的习惯, 可以靠军饷和一年一百镑的收入生活?” 乔治勃然大怒, 喊道, “你竟然这样说话, 你真是个傻瓜, 都宾。这么令人同情的微薄薪俸, 你让我如何保持在上流社会的地位呢? 我的生活习惯是不能改变的。我的日子必须过得非常舒适。我不像麦克忽德那样是喝麦片粥长大的, 也不像奥多老头儿那样是啃土豆儿长大的, 我如何能和他们比? 难道你希望我的太太干给大兵洗衣服的工作, 或者坐在行李车里跟在部队的后面到处跑吗?”

“行啦! 行啦!” 都宾依然好脾气地说道: “我们可以为她寻找一个更好一些的交通工具。但是你要尽量记住你如今是一个被废黜的王子, 乔治, 好小子, 当风暴还没停息的时候, 你必须保持安静。这种状况不会持续太久, 只要在公报上提及你的名字, 我就会尽力地让你的老父亲回心转意。”

“在公报上被提及!” 乔治回答说, “但是要在公报的哪一部分上被提及呀? 在死伤的名单里吧, 我看很有可能是被列在最前面。”

“唉! 到你真正倒霉的时候, 将会有足够的时间让你大哭呢。”都宾说,

“另外如果真的有什么事情出现，你知道，乔治，我已经有了一些积蓄，而且我又是一个没有结婚的人，在我的遗嘱中肯定不会忘记留给我的干儿子一点儿什么。”都宾笑了笑又补充说道。都宾说到这里，他们的争论也就算结束了——就像以前发生的许多次争吵一样，乔治总是先无缘无故地埋怨都宾，对他发一通脾气，接着又不需要什么理由就宽宏大量地原谅了他。

“我说呀，蓓基！”罗登·克劳莱从他的穿衣间对他的太太喊道，那个时候她正在自己房里，为吃晚饭而忙着换衣服。

“干什么呀？”蓓基低声喊道。她的眼睛正看着镜子里自己的肩膀，她已经把一件最整洁最新潮的白袍子穿上了，两个肩膀裸露在外面，还戴着一小串项链，系着一条浅蓝的带子，她看起来特别像一个纯洁无瑕、幸福快乐的少女。

“我说呀，奥太太该怎么办呢？奥斯本要随着部队出去了。”罗登说着走进了房间，手里面拿着两把大梳子在他的头上表演着二重奏，两只手一起刷，从头发下面他用赞美的目光看着他可爱的小妻子。

“我猜她肯定会把她所有的眼泪都哭出来吧。”蓓基回答，“每当有关这件事的想法一在她的脑子中出现，她就是一副呜咽的样子，她在我面前已经哭过六七回了。”

“我想你并不关心。”罗登说道，他有点生气，因为看到他的太太那样没有感情。

“你这个傻瓜，难道你不知道我想要和你一起走，”蓓基回答说，“另外你是不一样的，你是作为德夫托将军的副官去的。我们并不在常备军之列。”克劳莱太太这样说着，把脸仰了起来，她这副样子让她的丈夫非常着迷，以至于情不自禁地弯下腰去吻她。

“罗登亲爱的——你不认为——你最好从爱神那里拿到钱，赶在他还没有离开之前。”蓓基继续说着话，优雅地鞠了一个躬。她称奥斯本为“爱神”，已经当面奉承过他有二十来次了，在睡觉之前，他总是在罗登屋子里玩上半个小时的纸牌。这个时候蓓基就会和蔼亲切地关注着他。

她还经常称他是一个令人厌恶的坏东西，她总是说要告诉爱米他干的那些坏事，还有他那不应该的过分奢侈的习惯，以此来威胁他。她把雪茄烟拿给他，并为他把火点上。她非常清楚这样做会有什么样的效果，在过去的那些日子里，她已经熟练地在罗登身上用了很多次。乔治认为她快乐，活泼顽皮，反应敏捷，又有高贵的气质，令人十分愉快，无论是他们坐在马车里面外出兜风时，还是一起吃饭的时候。蓓基当然完全遮住了可怜的爱米的光芒。

爱米只能一直像哑巴一样保持沉默，并羞怯地看着克劳莱太太和她丈夫在一起亲热地说说笑笑，克劳莱上尉和乔斯默默地狼吞虎咽（最后乔斯也加入了这两对伴侣的聚会）。

爱米的心中总有一种对她的朋友的不信任。因为利蓓加的才智、热情，还有她那造诣很深的才艺，总是让她悔恨，忧虑不安。他们才仅仅是一个星期的夫妻，这时的乔治已经感到厌倦，就那样热切地去寻找其他的友伴，想到将来她真的有些颤栗，我该怎么做他的伴侣呢？她这样想道。他是那样的聪明又那么的有才气，而我却是这样一个卑下愚蠢的东西，我怎么配得上他呢？他竟然那样慷慨大方地娶了我，放弃了一切，而屈身于我。我原本应该拒绝他的，仅仅是因为我没有那份狠心。我原本就该待在家里照顾可怜的爸爸。她一直都疏忽了父母，她觉得自己不孝顺父母却还是第一次，羞愧使得她满脸通红。说起来，这个可怜的孩子在这方面做得的确不够，也就难怪她要受到良心的谴责。她想，“唉，我曾经是那样的不道德，那样的自私。我把爸爸和妈妈都抛到了脑后，让他们陷入悲痛之中，我又是那样自私的硬要乔治来娶我，我知道我根本就配不上他，我也知道没有我他同样会很幸福快乐，但是，还是——我努力，我努力地想放弃他，却总是没有勇气。”

说来真是有些可怜，结婚还不到七天的时间，已经有这样的想法，有这样的事情占据了小新娘的心，让她独自后悔懊恼。不过事情的确就是如此。就在都宾来到这些年轻人之间的头一天夜里，那是五月的夜晚，那样清澈明亮的月光，空气是那样的温和芳香，他们把通向阳台的窗户打开了，在那里，乔治和克劳莱太太，正在凝视着那宁静的海洋，看着在他们的面前展开的那亮闪闪的海平面。这个时候罗登和乔斯两个人正在里面玩双陆，爱米丽亚瑟缩在一张大大的椅子里面，倍感冷落。她看着这两对人，感到特别的绝望和懊悔，就是这些陪伴着那个软弱孤独的灵魂。

可怜她结婚还不足一个星期，就已经落到了这步境地。至于未来，如果她愿意留意地看一看，就会发现展现在她面前的是一片阴沉凄凉的景象。但是爱米丽亚是那样的胆小羞怯，以至于她不能说话，也不敢看前方，她一个人孤独地待在宽阔的大海上，没有人指引她，也没有保护者，她根本就不能够去航行。我知道史密士小姐对她有一些鄙视。但是，我亲爱的小姐，有多少人像你那样果断勇敢呢？

“天哪，多么美丽的夜晚！多么明亮的月光呀。”乔治说着抽了一口雪茄，把烟喷出来，看着那缕烟儿向天空飘去。

“在这空旷的地方，烟味儿是多么的香呀，我非常喜爱雪茄烟的这种味。

谁能想得到，月亮与我们有二十三万六千八百四十七里远的路呢。”蓓基带着微笑凝视着月亮继续说道，“我记得还不错吧？得了！我是在平克顿女校学到这些东西的。海是多么的平静呀，所有的一切都是那样的清楚，我敢说我几乎能看见法国的海岸。”她那明亮的绿眼睛放射着光芒，直射到黑夜中，好像它们能穿透黑夜一样。

“你知道我正在打算着做什么吗？”她说，“我发现我游泳游得非常漂亮，有一天早上，当我姑妈克劳莱的女伴——那个老布立葛丝，你知道——你记得她吧——就是那个长着鹰钩鼻的女人，一绺绺长长的头发披下来，当布立葛丝出去洗澡的时候，我就打算一直游到她的浮篷下面去，在水里逼着她与我和解。你觉得这算不算一个好的战略呢？”

一想到在水里相会的情形，乔治忍不住放声大笑起来。罗登摇着骰子，喊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你们两个？”爱米丽亚突然觉得自己像一个傻瓜，她突然再也抑制不住，退回到自己的房间里，暗暗呜咽起来。

在这一章的故事里我们一会儿往回叙述，一会儿又往下说，从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特别犹豫不决似的，明天的事情我们还没有说完多久，马上就要返回到昨天的故事场景中去，但是也只有这样才能把所有的情节都说给你们听。就像女王陛下客厅里的客人，大使和长官从便门出去，他们坐着马车已经走了很远，而这个时候钟士上尉的太太小姐们仍然在里面等着她们的车子到来。另外就像你看到的那样，有六七个人坐在财政大臣秘书的接待室里，耐心地等着被接见，他们一个接一个地被叫出去；这时突然有一个爱尔兰议员或某个显赫的要人，走进了房间，一直走进秘书的办公室里，越过了先前所有的人。因此，作者写书时，也不得不在布局时采用这样一种不公平的做法。尽管所有小的细节也必须被讲到，然而它们却不得不被推后一些，这个时候让那些大的事件先出现。很显然这样一个由都宾带到布拉依顿来的消息令人特别的震惊，但在禁卫军和常备军奉命进军比利时，而且所有同盟国的军队也都到比利时会合，接受威灵顿公爵指挥的时候。有这样一件庄严的事情，就让我们不得不靠后讲述书里面所有的那些相对来说比较小的事情，因此事情的布局方面出现一些小的混乱，那是容许的，而且是非常必要的。

从二十二章到现在并没有过去太长的时间，还来得及让我们的各种角色进入他们的梳妆室，换衣服做好吃晚饭的准备。所有的这些事情都像往常一样，在都宾到达布拉依顿的那一天进行着。乔治真是太仁慈了，或者说他是他正忙着戴领巾，而没有来得及及时向爱米丽亚传达他的朋友从伦敦给他带来的消息。然而，很快他就走进了她的房间，手里举着律师的信，带着严肃而



庄重的神情。他的妻子原本一直非常敏锐地注视着不幸的事情的到来。他的这种神情让他的妻子想到一定是有一些更坏的事情降临了，她慌忙地向她的丈夫跑过去，哀求她最亲爱的乔治告诉她每一件事情——寻问是不是他已经接到命令要去国外了？下星期在那里是否要有一场战争了？她知道会有这样的消息。

关于到国外去服役的事情，最亲爱的乔治躲避了，他非常忧郁地把头摇了摇头，说道：“不，爱米，现在不是那件事，我所关心的不是我自己，而是你。我已经从爸爸那里得到了一个特别不好的消息，他拒绝和我联系。他已经抛弃了我们俩，把我们置于一个非常贫困的境地。我可以过简陋的生活，但是你呢，亲爱的，这些你如何去忍受呢？读读信吧。”说着，他递给了她那封信。

爱米丽亚听着她那高贵的男主人公豪迈的演讲，她的眼睛里闪动着温柔和惊慌的神情。这时乔治装出一副大义凛然的神情，把信递给她，她在床上坐了下来，开始读乔治递给她的信。然而当她读了那封信以后脸上的表情反而明朗起来了。

就像我以前曾经说过的一样，陪伴自己所爱的人，与他一起分享贫困，而且过一种缺少很多东西的生活，对于一个热心肠的女人来说远远不算什么。这种观念事实上让爱米丽亚非常愉快。但是，就像平时一样，她为自己在这样一个不合时宜的时候产生愉快的感情感到羞愧，于是她很快就克制住了心中的快乐。摆出一副很端庄的样子说：“啊哟，乔治，一想到与你爸爸分开，你那可怜的心一定要碎了。”

“我的心当然是要碎了。”乔治说着，脸上表现出一副苦恼的样子。

“但是他对你生气的时间肯定不会太长，”她继续说道：“没有人能够这样做的，我敢保证。他肯定会宽恕你的，我最亲爱，最慈善的丈夫。噢，如果他沒有做到这一点，我从此再也不会原谅我自己了。”

“那些让我苦恼的事情，我可怜的爱米，不是我自己的不幸，而是你的呀！”乔治说道，“我丝毫都不在意穷一点儿。我认为，我并没有虚荣心，我还有一些才能，足以为自己开辟出一条路来。”

“你当然有这样的才能，”他的妻子这样说道。她认为战争只要结束，她的丈夫即刻就可以捞到一个大将军的位子。

“是的，我可以走出一条我自己的路，就像其他人一样，”奥斯本继续说道：“但是你呢，我亲爱的女孩，你嫁给了我，我又怎么忍心让你过一种不舒适的生活，也没有我的太太应该期望得到的社会地位？我亲爱的女孩儿在兵

营里住着，作为一个军人的妻子随着部队一起行军，遭遇着各种各样令人讨厌的事情，过着匮乏的生活，这一切都让我感到非常痛苦。”

当爱米知道这些是她丈夫忧虑不安的唯一原因时，她也就感到相当放心了。她把他的手拉起来，喜气洋洋地开始唱她最喜爱的《敲敲旧楼梯》里面的一段曲子。歌里的女主人公，因为她的汤姆对她疏忽而指责他之后，许诺说“他会把他的裤子修补好，也会为他做好掺水的烈酒”，只要他将来会一直对她温和友爱，不抛弃她。“另外，”过了一会儿，她说道，在这段时间里她看起来非常可爱而且幸福快乐，就像所有的年轻女人一样，“乔治，难道两千镑不是很大的一笔钱吗？”

乔治笑她的天真烂漫。最后当他们一起下楼去吃饭时，爱米丽亚把乔治的胳膊紧紧地挽住，仍然在唱着那支《敲敲旧楼梯》的曲子。她了却了心事，快乐多了，而且心理上也轻松多了。

就这样，那顿等了很长时间的晚饭终于开始了，这次晚餐不但没有阴郁的气氛，反而洋溢着轻松欢快的情绪。即将开始的战争带来的兴奋心情，正好抵消了那封剥夺了继承权的信在乔治心中形成的沮丧情绪。都宾依然保持着他那说起话来喋喋不休的性格，一直在不停地讲着津津有味地对大家讲着出兵比利时的种种事情，好像那里的人们除了寻欢作乐，穿衣打扮，不停地庆祝节日之外，什么事情也不做。

然后，这个机灵的上尉又扯开话题，开始描述奥多少佐太太如何收拾她自己以及少佐的东西。她丈夫最好的肩章怎样被装在了茶罐子里，同时她自己那条很有名气的插着风鸟羽毛的黄色头巾帽，却被包裹在桑皮纸里面，然后在少佐的铁皮帽盒里锁了起来。他还说法国的国王和宫里的官员都在甘德，见了那顶帽子不知会产生什么反应；布鲁塞尔的军队开大跳舞会时，这顶头巾帽一定会产生巨大的影响。

“甘德！布鲁塞尔！”爱米丽亚突然跳了起来，大声喊道，“部队已经奉命要走了吗？乔治，已经下命令了是吗？”一副恐怖可怕的表情，代替了她脸上刚才那甜蜜的微笑，出于本能，她情不自禁地紧紧拉住乔治。

“不必担心，亲爱的。”他和善地说道：“到那里仅仅有十二个小时的路程。这对你不会有什么伤害，你也可以去，爱米。”

“我也打算去，”蓓基说道：“我也是在一个在职的人。德夫托将军算是我的一个情人。不是吗，罗登？”

罗登用与平时一样的大嗓门，很响亮地笑出了声。都宾一下子就涨红了脸，“她不应该去，”他说道：“考虑到——考虑到危险。”他还想接着说下去，



但是在吃饭时的谈话里，他所有的话不是在表明比利时那边根本就不会有什么事吗？他一下子变得很烦恼，只好保持沉默。

“我一定要去，我想去。”爱米丽亚激动地大声喊道。乔治对他太太的决定非常赞同。他在她的下巴那儿拍了拍，又问大家，是不是他们也发现他娶了一个如此泼辣的太太。他同意她的太太陪他一起去。“我会赞同奥多太太做你的伴侣者。”他说道。只要她的丈夫在她的身边，爱米丽亚还在意什么呢？就这样，不知何故，离别的痛苦就像变戏法似的消失了。

尽管战争和危险不可避免，但是可能要过好几个月战争与危险都不会降临呢。总之，眼前尚无危险，这就足以使胆怯的爱米丽亚兴奋得几乎像已经获得了缓期执行的特赦令一样。都宾对这个决定也很满意，因为，现在又可以看到她了，这就是他所渴望得到的最大特权，也是他一生的希望，他悄悄地在心里想着他将怎样关注着她、保护她。他想，假如是我娶了她，我肯定不会让她去。但是乔治才是她的丈夫，他的朋友是不适合提出什么抗议的。

用手臂环绕着朋友的腰，利蓓加把爱米丽亚从饭桌上带了下来，在那里一些非常重要的事情正在被谈论着，她们离开之后就留下男士们兴高采烈地发表议论，他们兴奋地边喝边说。

晚上，罗登从他的妻子那里得到一张小字条，尽管他看了以后，就把它揉皱了，并且马上把它放在蜡烛上烧掉了。但是我们还是很幸运地在利蓓加写信时，从她的肩膀上看到了她写的内容，“重大的消息，”她写道：“别德太太已经走了。今天晚上一定要从爱神那里拿到钱，很可能明天他就会走。小心信不要让别人看到了。利。”当这一伙人打算换个地方，到太太们待的屋子里去喝咖啡时，罗登碰了一下奥斯本的肘部，优雅地说道：“我说，奥斯本，好小子，假如你很方便的话，我想麻烦你把那个小数目给我。”

尽管不是很方便，但是乔治还是从口袋里取出一个相当大的数目给了他，没有付清的账，写了一张借券，下一星期可以到他的代理人那里取钱。安排完了这件事之后，乔治、乔斯和都宾三个人抽着雪茄烟，非常急迫地在一起商议了一下，最后大家一致同意，所有人第二天都乘坐乔斯的敞篷马车回伦敦。我认为乔斯会首选留在布拉依顿，一直到罗登·克劳莱从那里离开，但是都宾和乔治都强迫着他，他不得不同意把那一帮人带回到那个城市去。而且他雇了四匹马，因为他的地位，再少是说不过去的。

第二天，早饭后，他们就浩浩荡荡地出发了。那天早上爱米丽亚起来得特别早，以十分敏捷的动作，把他们的箱子整理好，那个时候乔治正在床上躺着表示没有一个用人可以给她帮忙让他很痛心。但她却很高兴，她宁可自



己亲自来做这些工作。朦胧中，她对利蓓加有一点怀疑，利蓓加使她心神不安。尽管在分开的时候她们还互相亲热地亲吻着，我们却非常清楚嫉妒是怎样一种感觉。这也是爱米丽亚太太所拥有的，其他很多女人具有的美德。

除了这些来来去去的角色之外，我们一定记得还有一些别的老朋友住在布拉依顿。克劳莱小姐也在那个地方，还有一些随从在她的身边伺候着她。现在，尽管利蓓加夫妇住的旅馆附近，就是那个生病的克劳莱小姐的住宅了。但是那位老太太的门还是那样冷酷地把他们关在外面，就像此前，在伦敦住的时候那样。只要别德·克劳莱太太在她亲爱的大姑玛蒂尔达身边待上一天，她就一天不会让老太太与她的侄儿见面。

当这位老处女坐上她的马车要到外面兜风的时候，这位可靠的别德太太也会坐在马车里守在她的身边；当克劳莱小姐坐着轮椅要出去呼吸一下新鲜空气时，别德太太和那个老实的布立葛丝就会分别站到两侧。另外，如果她们碰巧与罗登夫妇相遇了，尽管罗登一直都是异常恭敬地把帽子脱下来给她们行礼，但是克劳莱小姐那一帮人总是带着一副冷淡、漠不关心的神情从他们的身边走过去，这使罗登开始感到绝望起来。

“假如是待在伦敦，或许比现在要好。”罗登上尉经常带着沮丧的神情说道。

“与瑟莱街上狭小的牢房比起来，布拉依顿舒适的旅馆要好多了。”他的妻子很乐观，回答道，“地保莫西斯先生的两个听差你还想得起来吗？有整整一个星期，他们都在监视着咱们的房子。咱们在这里的几个朋友都是非常愚蠢的，但是乔斯先生和爱神上尉却比莫西斯先生的差人要好得多，罗登，我亲爱的。”

“我怀疑是不是传票也已经跟着我们一起到这里来了。”罗登继续说着，依然是一副意志消沉的样子。

“如果他们真的那样做的话，我们会有办法把他们摆脱掉的。”那个不屈不挠的蓓基说。她进一步提醒她的丈夫，把遇到乔斯以及奥斯本的有利条件说给他听，说多亏了他们为他们夫妇供应现钱，否则他们肯定没有现在这样宽裕。

禁卫兵抱怨道：“这些钱几乎不足以付清旅馆的账呢。”

“我们为什么必须付呢？”他那位对他的每一个问题都要作出回答的太太说道。

罗登的用人仍然与克劳莱小姐下房的两个听差有一些交往。并且他得到了指示，不管是什么时候只要遇到马车夫，都要拿酒来款待他。通过他们的



仆人，克劳莱小姐所有的行动都被这对年轻夫妇知道得一清二楚。然后利蓓加突然想起来得了一场病，于是又请了那个给老小姐看病的医生。这样，她们所得到的消息也就理所当然地完全了。

另外尽管布立葛丝小姐被迫采取一种敌对态度，事实上她对罗登和他的妻子几乎是没有什么敌意的。她天生就是一个温和的人，总是很容易地就忘记了那些不愉快的事情，因为现在已经没有了嫉妒的理由，她对利蓓加不喜欢的态度也就跟着消失了，她只是回忆起她诙谐幽默的性格和格外好的脾气。事实上，布立葛丝、那位太太的女用人孚金，以及克劳莱小姐家里的所有人，在得胜后的别德太太专横的管制下，都在压迫中痛苦地呻吟着。

通常情况下，那些正派但是脾气专横的女人，总是尽可能地占据有利条件，总是不知满足地尽量往前挤。别德太太来了没几个星期，就使那个病人处在一种无助顺从的状态中。那个可怜的老太太完全服从于弟媳的管制，根本不敢向布立葛丝和孚金抱怨自己所受的束缚。别德太太定了标准，规定了克劳莱小姐每一天的酒量，而且由她自己来倒每一杯酒，不会少一滴，也不会多一滴。对孚金和那用人头儿来说最让他们感到厌恶的事情就是，他们发现雪利酒被控制着，他们自己根本就沾不上一丁点。而且由别德太太来分配甜面包、糖浆、鸡肉，它们的数量和上菜的次序，不能有丝毫的差错。无论是晚上，中午，还是早上，她总是按照医生的嘱咐，拿那些令人憎恶的药水让她的病人吃下去，克劳莱小姐却总是以一种令人感动的顺从，把那些药都喝下去。以至于孚金说道：“我那可怜的小姐在吃药时像一只听话的小羊羔似的。”

别德太太还规定了病人坐在马车里出去兜风的时间，以及坐在轮椅里面出去散步的时间，总之，那位老太太刚一康复，就被训得服服帖帖。这就是那些品行端正，慈母一般的太太们的特色。

如果有时候病人有一点点的抵抗表现，恳求增加一点饭菜，减少一点药水，这个充当护士的人就会拿她即刻就会死掉相威胁，每当这个时候克劳莱小姐马上就会屈服。孚金对布立葛丝说：“在她的内心现在已经没有一点思想了，这三个星期，她都没有再叫我傻瓜了。”最近，别德太太已经下定了决心，要辞退前面提到过的那个老实的小姐的贴身女仆，身材胖大的亲信，还有布立葛丝，接着再让她的女儿们过来帮忙，然后就把那个生病的克劳莱小姐搬到女王的克劳莱去。一件可憎的事情就在这个时候碰巧发生了，这就使得她不得不放弃手边的工作。她的丈夫，也就是那位受人尊敬的别德·克劳莱牧师，在一天晚上骑着马回家的时候，摔下了马，一根锁骨摔断了。他不



但发烧，而且受伤的地方还发炎了。因此别德太太就不得不离开色赛克斯回到汉泊郡去。她许诺说只要别德身体一恢复，很快就返回到最亲爱的朋友这里；然后就离开了，并且留下了强硬的命令，告诫那一家人该以怎样的行为方式去对待他们的主人。她一登上沙乌撒浦顿邮车，每一个克劳莱小姐家的人，都有一种如遇大赦的感觉，都长长地松了一口气，大家许多个星期来从没有这么舒服过。就在那天下午，克劳莱小姐减少了一剂药。鲍尔斯专门为他自己还有孚金姑娘打开了一瓶雪利酒。并且克劳莱小姐和布立葛丝小姐在那天晚上纵容自己玩了一会纸牌游戏，而没有读朴底乌斯的训诫词。这一切就像童话故事里面讲的那样，当棍子忘记了去打狗的时候，整个故事情节就发生了彻底的变化，大家从此以后就可以高高兴兴地过太平日子了。

一周中总有两三次，布立葛丝小姐一大早要到海里去洗澡。她在水下面玩耍，穿着法兰绒长袍子，戴着一顶防水帽子。就像我们已经看到过的那样，利蓓加了解到了这种情况，尽管她并没有像她所威胁的那样，真的凫水与布立葛丝相会，以一种让她非常吃惊的方式来到她的浮篷里面。但是她已经下定决心把袭击那位小姐的时间定在她洗完澡回家的时候。那位小姐经过了一番海水浸泡以后，一定会恢复精力，精神受到鼓舞，很有可能脾气处于比较好的状态中。

所以第二天一大早，蓓基就起床了，她拿着望远镜走到面对海的起坐间里，瞄准海滩上洗澡的浮篷。她看着布立葛丝到达了那里，进入了浮篷里，然后就向海里游去。她就在岸边等着。她所寻求的仙女钻出浮篷走上卵石小路的当儿，迎面就遇见了她。在那一刻真是一副非常漂亮的风景。在海边，那些正在游泳的女人们的脸都泛着红色，在阳光的照射下非常漂亮，漫长的海岸上岩石和楼宇闪烁出明亮的光彩。蓓基让一抹亲切温柔的笑容挂在自己的脸上；当布立葛丝走出帐篷的时候，她就伸出了可爱的白净的小手，拉住了布立葛丝的手。除了接受她的招呼，布立葛丝还能怎么做呢？

“夏——克劳莱太太。”她说道。

克劳莱太太把她的手抓住了，紧紧地放在自己的心口上。由于突然间产生的冲动，她猛地伸出手臂把布立葛丝楼住了，非常挚爱地吻着她，“亲爱的，我亲爱的好朋友！”她带着一种自然流露出来的情感说道，布立葛丝当然立即就被感动了，甚至那些在一边洗澡的女人也都安静了下来。

蓓基发现套出布立葛丝的话，根本就不需要费什么力气。自从那天早上蓓基突然离开派克街克劳莱小姐的住处，一直到现在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以及别德太太令人非常愉快的撤退，这一切都被布立葛丝议论描述了一番。所

有克劳莱小姐生病的症状，以及她生病的所有细节，还有医生开的药方，也同样被她的那位知己女友极其详细准确地讲述了一遍，那是所有的女人都非常高兴谈论的一个话题。

谈起身体不适，说起怎么请大夫看病，女人们就会喋喋不休地说个不停。对这样的情形布立葛丝说起来一点不觉得厌烦，利蓓加也一点不觉得厌倦地听着。蓓基非常感激，她真诚地感谢那位亲爱的善良的布立葛丝和那位非常忠诚，无价的孚金，她们曾经许诺在她们的女主人生病期间，一直守在她的身边。

愿上帝保佑她吧！尽管蓓基曾经做过的事情好像对克劳莱小姐不够负责，但是她犯下的错难道不是很自然合理，可以让人原谅的吗？她又怎么能忍住不嫁给那个已经赢得了她的心男人呢？布立葛丝是一个多愁善感的人，她禁不住抬起自己的眼睛望着天空，这样祈祷着，而且同情地重重叹了一口气。她想起了自己在很多年以前也曾经沉溺于这样的感情中，她觉得利蓓加不算是个罪大恶极的罪犯。

“我怎么能够把她忘掉呢，她曾经像朋友一样对待我这个无依无靠的孤儿。我忘不掉的，尽管她把我们赶了出来。”利蓓加说，“我会永远爱她，我宁愿用我一生的时间去服侍她。克劳莱小姐作为我的恩人，作为我心爱的罗登最心爱的人。布立葛丝，我热爱和崇拜克劳莱小姐超过世界上任何一位女人。除了她，其次我爱的就是那些忠心服侍她的人。我永远都不会对待克劳莱小姐忠诚的朋友，像对待令人憎恶的要阴谋诡计的别德太太那样。”利蓓加继续说道：“尽管罗登从表面上看，行为举止非常粗鲁，粗心大意。但是他把所有的感情都放在了心里，他曾经含着眼泪对我说过一百次了，他总是说感谢上帝为他最亲爱的姑妈派去了好心的孚金和令人敬佩的布立葛丝这两个极好的护理者。”

她说那个可怕的别德太太可能会使用什么诡计，就像她所担心的那样，把克劳莱小姐所喜爱的人都从她的身边赶走，接下来那个可怜的老太太就会成为一个受害人，受到那一伙无比残酷贪婪的人的管制。利蓓加请求布立葛丝记住她的家；尽管那是一个粗陋的地方，但是却总会敞开着准备接纳布立葛丝。“亲爱的朋友！”蓓基带着一股无法控制的热情，喊道：“有些心灵永远都不会忘记她所得到的利益，所有的女人并不全像别德·克劳莱太太那样。其实我又怎么能够对她抱怨呢？”她又说道：“尽管我曾经成了她的工具，成了她的计谋的牺牲品，但是我得到了最亲爱的罗登，又怎么能不归功于她呢？”

在女王的克劳莱别德太太的所作所为，倍利加都告诉了布立葛丝。在那个时候她对她的做法无法理解，但是现在事实已经把所有的一切都说明得非常清楚了。现在的这段感情是别德太太使用了无数的计谋撮合成的；他们两个天真无邪的人就那样落入了她为他们布置好的陷阱，他们恋爱了，结婚了，也就像她所安排的那样毁掉了前途。

这一切都非常正确。对于别德太太的计谋，布立葛丝看得可能有多清楚就有多清楚。别德太太促成了罗登和利蓓加的这门亲事。然而尽管罗登与利蓓加完全是清白无辜的受害者，布立葛丝小姐对她的朋友还是不加掩饰地说，她很担心克劳莱小姐已经绝望地疏远了罗登，并且那位老小姐因为她的侄子那么轻率地结婚而永远都不会宽恕他。

在这件事情上，利蓓加持有自己的想法，而且一直都保持着非常乐观的心态。也许现在克劳莱小姐不会宽恕他们，但是在将来的某一天她至少会变得宽厚温和一些。即使现在，要不是在罗登与那个从男爵之间还有一个哼哼唧唧经常得病的毕脱·克劳莱，那个家传的爵位很显然就会由罗登继承了。如果所有的事情都像前面所说的那样，那么一切事情都会有一个很好的前景。在所有的这些事情里，只要能揭露别德太太的阴谋诡计，并且有机会让自己狠狠地把她辱骂一通，也是一件令人心满意足的事情，对罗登来说也许是有利的。与重新和好的朋友聊了一小时之后，利蓓加带着非常温柔亲切的难舍之情离开了她。而且她确信她们之间的这次交谈，几个小时之后就会由布立葛丝报告给克劳莱小姐。

当这次会面结束的时候，早已经到了利蓓加回旅馆的时候了。就在那个旅馆里，前一天聚在一起的那一群人正在为离别饯行，一起吃着早饭。利蓓加在爱米丽亚面前显得尤其亲热难舍，就像她们以前是互相深爱着的姊妹一样。她不时地用手帕擦擦眼睛，勾着朋友的脖子，那样子就仿佛她们要永远分开了。在马车要走的时候，她把手伸出窗外摆动着手帕（顺便说一句，那是相当干的一条手帕）。在此之后，她又回到了早餐桌旁，以非常好的食欲吃了些大虾。考虑到她刚才的心情，想不到现在她的胃口会这样好。当她用力地咀嚼着这些美味的食物时，向罗登诉说了她早上散步的时候，在她与布立葛丝之间发生的事情。她满怀希望，而且想要她的丈夫和她一起分享。她通常情况下都能使她的丈夫赞同她所有的想法，不管是在她忧郁的时候，还是在她欢呼雀跃的时候。

“如果你高兴的话，亲爱的，你现在最好坐到书桌前去，给克劳莱小姐写一封信，在信里面你要说你是一个优秀的孩子，总之就是那一类话。”所以罗